

中国名画家全集

赵孟頫



河北教育出版社

K825.72/78

2004

中国名画家全集

赵孟頫

著 • 李廷华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赵孟頫/(元)赵孟頫绘;李廷华著. —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4.12

(中国名画家全集/陈传席、张志欣主编)

ISBN 7-5434-4870-X

I. 赵... II. ①赵... ②李... III. 中国画—作品集—中国—元代 IV. J22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0513 号

责任编辑 / 张天漫 张子康 刘峥

封面设计 / 张志伟 郝旭

版式设计 / 郑子杰

制 作 / 邱丽丽

中国名画家全集

赵孟頫

著 / 李廷华

出版发行 /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大街 330 号)

出 品 / 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

制 版 / 时尚兴裕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 利丰雅高(深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 × 1230 1/32 6印张

出版日期 /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58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 徐春芳 陈志伟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0311-8641271, 8641274

邮购地址: 050061, 石家庄市联盟路 707 号中化大厦 1101 室 麦田书友俱乐部

(0311-7731224 E-mail: wfbooksell@vip.163.com)

前言

河北教育出版社社长 王亚民

画者，本于天地之灵气，结于人心之妙想。画家立于天地之间，万象在旁，神思融趣，忽然划然，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所闻所感；绝叫一声，纵横万状，以成精品。吾国绘画渊源有自，自晋顾恺之，千数百年来，流派林立，代不乏贤；洎乎南北，哲匠间出，风格迥异，自成风范；浩浩长江，巍巍昆仑，不足以道其高远。后人欲知其详窥其妙，亦难矣。

吾生不能为画，而纵观古今名家之作，与其一时不得不然之变，始知法后能知无法。前辈有言，此道中尽可寄兴，其然欤？展读历代名迹，更觉其法如镜花水月，宛然有之，不可把握；而其无法，如长天清水，茫无际。

吾社襄集今古，选历代名家之尤者，道其生平事迹、画论理念、技法特色、前传后承，使览者窥一斑而见全豹，知一画师而晓一代之画，读数十名画家之集，而知吾国数千年绘画文明之概况。

盖因年代久远，战乱频仍，名画流失损坏者不可胜记。因有名家而画不存者，有画虽存而寥寥几稀者，有画家虽名，而其生平行藏不见于记载者，是故图文存世不多，介绍不可周全，乃使数人一集，聊胜于无也。

昔欧阳询编《艺文类聚》有云：“欲使家富隋珠，人怀锦玉，以为前辈缀集，各抒其意。”此集之意也。

目 录

一、生平概述	1
早年生活的文化环境	2
入仕新朝	6
政治作为	10
心系文化的悠游官员	14
荣宠的仕途和枯寂的暮年	26
二、艺术成就	43
山水画	44
人物、鞍马、竹石和翎毛画	67
书法和诗歌	107
三、论艺摘选	137
四、各家评论摘录	147
五、年表简编	169
附：常用印	184
主要传世作品目录	186

生平概述



早年生活的文化环境

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斋、水精宫道人、鸥波翁),出生于公元1254年,时当宋理宗宝祐二年。作为宋朝皇帝的宗室,追溯远祖,赵孟頫是秦王(戏剧小说中所谓“八贤王”)赵德芳的后裔。他的四世祖赵伯圭则是宋孝宗的胞弟。就是从赵伯圭起,以王侯之室被赐第湖州。孟頫的父亲赵与峕官至户部侍郎、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既是皇室嫡亲,又为朝廷重臣,且领方面重镇,赵氏家族在湖州的声势可以想见。这是一个诗礼承传的大家庭。孟頫有兄弟八人,姊妹十四人,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七,为赵与峕的如夫人邱氏所生。^①在赵孟頫12岁的时候,他父亲便去世。

赵孟頫5岁时便诵诗习字,他的第一位老师是他的母亲。孟頫身为宗室,却家道中落。在他7岁的时候,北方蒙古民族的忽必烈称帝。忽必烈的爷爷成吉思汗在此之前几十年已经统领铁骑踏平了欧罗巴,现在这“胡马窥江”,要夷平南宋偏安之朝,真有猛犬攫兔之势。国势如此,家道又复沦落,赵孟頫作为一个自幼受儒家文化教育的聪明伶俐又漂亮的好孩子,他既不能像汉朝投笔从戎的班超那样树立为皇室开疆拓土的雄心;又无法像唐朝的“致君尧舜上,重使风俗淳”的杜甫,为一个皇朝的复兴矻矻孜孜,

^① 赵孟頫兄弟八人,为孟頫、孟頫、孟頫、孟頫、孟頫、孟頫、孟頫、孟頫;姐妹十四人,为孟懿、孟鼎、孟兑、孟归、孟良、孟家、孟比、孟益、孟革、孟渐、孟豫、孟遇、孟过、孟既。洗玉清:《元赵松雪之书画》,《赵孟頫研究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1995年版,1页。



自写小像图

1299年

24 × 23cm

此图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款识：“大德己亥子昂自写小像。”有宋濂题跋。印章：赵氏子昂、墨林山人、子京、退密、净因庵主、子京父印、平生珍赏、携李、项元汴印、子京所藏、墨林秘玩、龙门生。

不计其余。可以说，赵孟頫在初触人世之时，他的心灵便是惶惑的。百无聊赖是书生。邱氏夫人的教导使孟頫一辈子没有离开读书做学问的畛域。“汝幼孤，不能自强于学问，终无以觐成人，吾世则亦已矣。”^①这番话甚至使人想起为人佣工时仍凿壁偷光以向学的岳飞。一个皇室的血裔，一个农夫的后代，在某些情境下的话语熏陶却不乏相似。

① 杨载撰：《赵文敏公行状》，浙江古籍出版社《赵孟頫集》附录。

宋濂题《自写小像图》

4

追及之，杀虎，救其夫。吾闻之，中原贤士大夫如此。乃为感激慷慨，作《烈妇行》以歌之。”^①他歌颂的应该是南宋时和元军作战的一对夫妻。但在刊印文集时又不得不写上新朝年号。这里很滑稽地传达了多重信息：赵孟頫早年很崇尚勇敢豪迈的战斗英雄；元朝的文网远非像清朝的森严，居然容得大臣为前朝壮士烈妇而歌。这期间也提供了赵孟頫作为前朝皇裔又得新朝荣宠这种复杂心理变衍的一些合理的信号。

赵孟頫的早年生活，既有中国历代文化人倾心向学兼游于艺的传统轨迹，又面临着天地玄黄之变。在难以预测的时局面前，赵孟頫更无法逆料自己的前程，而多方面的文化接受，又无不在他多感的心灵中萦忽，在他多才的表述中发明。他的诗文表现出一个矛盾的灵魂，这里且抄引他的一首著名律诗《岳鄂王墓》：

鄂王坟上草离离，秋日荒原石兽危。南度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②

后世有评家若陶宗仪认为这是咏岳王墓无数歌诗中最好的一首。这样的家国之感，世相之悲，谁又能想像，是出于被后世蔑为“二臣”的赵孟頫之手呢？从这诗，可以看出赵孟頫思想感情深邃沉挚的一面，而这样的诗，在他平生所作中，并不是很多。沿着他生命的走向继续寻绎，可以发现世事是如何改造着他，又塑造了他。

① 这里是据元代刻印本《松雪斋集》的原文抄录标点。这小题是赵孟頫晚年自己选定《松雪斋集》，交付友人戴表元时所写。

② 《松雪斋集》第四卷。

人仕新朝

赵孟頫青年时期在吴兴的生活，全然是艺术性的，和他同为吴中八俊的钱选(舜举)，也是他私淑的老师，钱选的山山水水也应该是赵孟頫得以浸淫名家真迹最切近的范本。山东济南人周密(公谨)是一位掌故家兼书画收藏家，他多年生活在吴兴，以其博学多识、气格高迈，吸引了一批才华出众的青年文艺家在身边。他们诗酒唱和，琴书相悦，几乎忘记了世外的扰攘。自从宋高宗南渡建都临安(今杭州)以来，虽然一隅偏安，收复无望，但也出现过奇迹。在赵孟頫出生前的20年，即公元1234年，南宋王朝居然和蒙古军队联手，灭了金国。到赵孟頫出生后的第21年，忽必烈命元帅伯颜率大军南下，要彻底摧毁偏安已一百余年的南宋王朝。离吴兴百里之遥的临安很快就沦陷了。就在这一年，赵孟頫也居住在临安，他似乎很清楚自己一介书生，无力抗北军之铁骑，没有响应文天祥的号召去为国拼搏。这一年他创作了《松溪图卷》(绢本)。在血光战火之外，颇有些超然不顾，自命悠徐的味道。

一直到赵孟頫的生命接近中年，他既无官职，又无功名，也无财产，他只是一个荫袭前朝皇孙空名的文人。如果说古代的陶渊明之为逸士，是自己意欲如此，身

自写小像图(局部)



当两朝更替夹缝中的赵孟頫形同隐士，是不得不如此。尽管这两种逸士的心迹有很大区别，在形迹上却难分轩轻。

赵孟頫所处是一个王朝崩溃的末世，又面临一个王朝初建的新世。因为前者，他以皇孙之躯成为隐士；因为后者，他终于无法成为完全的隐士。公元1286年，元世祖忽必烈已经登基23年，除了福建、广东少数地方还有宋军残余武装在抵抗，大部分中国已为元人所有。忽必烈有政治眼光、也有文化眼光，在百废待理的情况下，他派江南文人程矩夫(文海)持诏命前往南方人文荟萃之地寻访文化人才。这年赵孟頫已经33岁，如果比较一下他曾经崇拜的岳飞在39岁便结束了生命，一个相信“三十而立”的传统文人，应该对功名利禄看得超脱一些了。但是，在赵孟頫的思想因子里，一方面在翰墨丹青的浸渥和自适中成为地方才俊，但同时也还怀抱着经济实事的理想。在程矩夫前来“征贤”的前些年，便也有品位较低的元朝廷官员来办这事，孟頫未应。^①一方面可以说这时候他的忠于前朝之心尚未泯灭，身边又尽是像周公谨这样崇尚气节的朋友，他还不肯一反常态背弃大家，背弃熟悉了的心理环境。而这次程矩夫的前来，是亲衔圣命，这就不是可以一口拒绝的。孟頫的内心既经历了要名节还是要实际这样的斗争痛苦，显然也不乏精细的算计。他自谅虽为皇室后裔，却并非朝廷重臣，在宋王朝式微的形势里，他也早成了一个名不列朝纲的边缘人物。他父亲的老朋友留梦炎曾经是宋朝的丞相，如今已经投降了新朝在担任新职。这种被人诟骂的声名，孟頫自谅还轮不着他。他不掌兵符，谈不上投

^① 在程矩夫之前，吏部郎中央谷之奇欲荐赵孟頫出任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赵未应。见余辉撰：《赵孟頫的仕元心态及个性心理》，上海书画出版社《赵孟頫研究论文集》，447页。

降；他也不像陶渊明本来就讨厌办公事。孟頫自料如果弄些公事让他办理，他会像侍弄水墨丹青一样将它们摆布得张阖有致。

赵孟頫随程矩夫到了京城，他受到的礼遇超出了想像。忽必烈大帝或者出于对他这位前朝皇裔的好奇，或许也真是出于对“中原”文化的礼敬，对赵孟頫非但不显天下之尊的倨傲，反视他为“神仙中人”^①。但皇上最需要的是安邦定国的经济之才，赵孟頫还来不及表现自己在书画艺术方面的天才绝艺。胸中所蓄以济苍生比起在吴兴和那些书画同道整日价谈笔墨也是别种意趣。这时候元王朝在财政方面正陷于困顿之中，虽然战争得到全面胜利，但经济生活不能复苏，朝廷又焉得安宁？赵孟頫拿出的办法使皇上和朝中大臣都信服。忽必烈居然拿赵孟頫和前代的李太白与苏东坡作比，孟頫也颇以为比较有伦。来北京的前一年，他便画过《高力士为太白脱靴图》。孟頫并非一个狂士，他和李太白的行事并不相类，他理解李太白之狂，是心理极度压抑下的宣泄，或许正是以李太白狂傲半世，最终还是去为永王做了个不明不白的幕僚，竟成朝廷罪人这样的人生悲剧，才使他在前途的抉择面前保留着实用的余地；至于苏东坡，孟頫更知道他倒是一个把什么都看开了，而作事又十分认真的角色。作诗作画，孟頫固然是引东坡为矜式，如今，经纶朝政，他也不妨如东坡一试身手。显然，忽必烈征召文士还全是装点门面，他任命给赵孟頫的第一个实际职务竟是兵部郎中，并且总领天下驿置。也就是说，赵孟頫初入朝廷，担任的是全国兵站总监的重任。当然，孟頫不是一个作了官便忘乎笔墨丹青的

角色，就在这一年，他还在忙里偷闲，为自家外甥张景亮写了草书《千字文》卷子。还画了《羲之换鹅》图。书画在赵孟頫生活中，并非求取功名的敲门砖，实际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寄托。应该说，这时候的赵孟頫，已经从心灵的痛苦煎熬中摆脱出来。他到北京后写的一首诗：“海上春深柳色浓，蓬莱宫阙五云中。半生落魄江湖上，今日钧天一梦同。”^①可以看出，他的心情是愉快的。后世有人从这首诗也骂赵孟頫身事异族之主而不觉羞耻。其实，在以后的生活中，矛盾甚至痛苦、忏悔的心理还会出来纠缠他，他还会经常出现归隐之思，莼鲈之念。那却真是有如陶渊明、张季鹰诸人是对自适生活的向往，这是任何朝代有真性情的人仕之人都会有的心理，而未必是“仕二主”的痛苦。作为一个博览历史典籍，尽晓人世幽忽的聪明人，赵孟頫应该知道：任何人，都有可能“仕二主”，只看他具体的际遇发生在历史变异中的哪一阶段。赵孟頫之后约六百年，便轮着一位比他更具文化眼光和学术畛域的王国维先生来经历“二臣”的痛苦。如果说赵孟頫身为汉人而事异族，有着必然的心理隐痛，而王国维作为江南学人，终见“中华”之恢复，本该有黄龙痛饮之快，然而，他却自沉仿佛的“汨罗”而亡。尽管可以说他是殉了一种正在破亡中的文化，但这文化的承荷却是大清王朝。这样的悖论实在可以使有关“二臣文化”的研究在极端的追溯中归真返璞。如此说来，并非要开脱了历史上的一切“二臣”；回到赵孟頫的具体，总可以明白，论世论人，一定不能离开了历史大曲线中瞬息的悠忽。

赵孟頫既已入了元王朝，并且很快表现出施政的干

^① 《松雪斋集》第四卷。

才，他也在观察朝廷对他是否公平。忽必烈的麾下们多为铁血中冲杀出来的健儿，他们不能忘怀文天祥、张士杰这些宋朝读书人的泼命死拼，对这位任职兵部的宋室嫡孙，总怀疑他负着复国使命或间谍权谋。^①倒是忽必烈颇为自信，他不仅不伺孟頫，还特为允许他自由出入皇宫，每与孟頫交谈，更不拘君臣之礼，往往促膝而至夜深。现世学林传闻：平生鯁骨，对权贵从不买帐的陈寅恪先生曾蒙优遇，他的眼睛失明，当局便不惜花费，在他居处花径里用白水泥筑一小路，俾依稀可辨南北。赵孟頫也有相似经历。有次，他骑马上朝，因宫墙外的道路狭窄，竟使他跌进宫河之中。元世祖得闻，便命令将宫墙向内收缩了两丈。至于其他，送御寒之皮衣，送救贫之钱钞，干系人情冷暖的动作，忽必烈把“礼贤下士”演绎得淋漓尽致。入朝仅三年，孟頫便作了集贤直学士。当此之遇，教赵孟頫如何应对？他倘若不认真办些公事，可能反而会教后世骂他是个白混官爵、白拿干薪的官场油子。

政治作为

赵孟頫身为朝廷命官的时间并不长，除了还有不短一段投闲置散的时间，他从事实际的工作主要也集中在初入朝廷的那几年。朝廷的百废待理和他的知恩图报遇合，竟

使赵孟頫干出不少只知他是书画家者不太与闻的实绩。在入朝当年，朝廷惩治官员贪贿腐败的刑律严格得近于苛刻，贪污二百贯钱就要判死刑。一般群臣知其法过苛，但心怀畏惧，不敢非议。惟赵孟頫提出：二百贯处死的刑法是二十多年前制定的，如今物价腾涨，钞值已大跌于前，刑法当修改。有位刑部官员便用“犯上”一类大帽子压他。孟頫虽然面如敷玉，软语吴依，这时也表现出忠臣直士的刚硬，据理以辩。事后，忽必烈盛赞孟頫懂得经济，是治国之才。

江村渔乐图页

38.9 × 29.8cm



元初统治者对官员的要求是相当严格的。加之左丞相桑哥为人苛虐，早上天不亮就要属下到衙门上班，即使位至六部堂官，迟到者也要脱了裤子打屁股。有次赵孟頫就因稍稍迟到蒙此羞辱。他因己痛及人之痛，因己辱思众官之辱，深觉如此作法太不顾斯文体面，便向右丞相叶李告状，痛切言之：“今笞郎中，是辱朝廷也。”他的大声疾呼，使这苛酷之法大为松释。以后，有错挨打的人员缩小到史曹之下。

从赵孟頫的一生来看，总的来说，他是性情温和，与人息争，但是，他也参与了诛杀权相桑哥的政治斗争。考察赵孟頫在此事中的行为，他倒并非是心怀一己私恨，所思、所言、所争还都是为了朝廷大局，为生灵疾苦，也为他心中秉持的真理和正义。孟頫37岁那年，北京地震，死伤数万人，地陷水漫，朝野恐慌一片。在中国的封建时代。每遇特大灾异，难以从自然规律寻找原因，多以为天灾必系人祸，帝王亦多“罪己”。这次灾害，多有朝臣认为是酷相桑哥横征暴敛激天怒。孟頫对灾民心怀怜悯，劝喻比他地位高的大臣阿浑撒里上奏皇帝大赦天下，免除租税，以弭天怒。忽必烈然其善意，同意下诏，而固执暴虐的桑哥仍坚持穷征钱粮。赵孟頫虽觉此人不可理喻，但以好言喻之，说：未及交纳钱粮的人，大半是已经死了，不免除征缴，最终也征缴不上来。他日有人将失陷钱粮数十万的罪名归咎尚书省，你这丞相岂不要承担主要罪责？桑哥本来以为拼命征敛必得皇上允奖，竟不知事情的幽微还隐藏着变数。他被赵孟頫吓唬住了，而赵孟頫也以其通达事理为水深火热中的苦难百姓保留了一线生机。

赵孟頫在诛杀桑哥事件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有次忽必烈皇帝以宋朝权臣贾似道胡作非为，而大臣留梦炎装聋